

新編中國人名年譜集成

王雲五主編
胡人門鈞重編

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王雲五主編
門人胡鈞重編

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諸君の初、或口授言中の人等甚、不知上は諸
主は之より久、左の人如者、誠見は或は諸君の
功業、深き知識を記程、吾才不達之の史家大
勢詳確、古代等此類の諸君名は皆諸君人、故
解有難意、此與歴代史家亦如新類の諸君可操
、是等不利の新類之記程、其新類法、七或曲
考わて、本而各同所史亦多其有正奇感之考
也、吾等聖曲道七、何則諸君神、其日は其免
失事と云、抄與新人等諸君我、結、而世美至
、何れ亦何後之等諸君考也。

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附詳盡索引序

所謂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者，以余曾於四十年前從事同一工作。因抗戰而中止。蓋自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館劫後半載復業，迄二十六年八一三之全面抗戰期間，利用本館董事會決議年撥盈餘一部分，以供復興東方圖書館之用，先後訪購木版古籍十四萬冊，其中括有年譜一百二十三十種，連同中國史地叢書所收館內外專家新著如千種，合計不下百四十種，得暇輒加研究。藉悉年譜之作，實始於宋，多數為譜主自訂，或口授子弟門人筆述；不則亦於譜主沒世未久，其門人故舊，就見聞或遺稿代為編纂，幾等於譜主親撰。其中所述言行史實大都詳確，古代著作原以藏諸名山傳諸其人，故鮮有顧忌，此與歷代正史率由新朝為勝朝所撰，遇有不利於新朝之記載，無不刪汰，甚或曲筆為之。幸而我國修史者多為具有正義感之學者，不肯歪曲過甚，寧刪汰忌諱；然因是不免失真已多，持與私人年譜相較，往往不無差異。此為宋以後之年譜可貴者也。

至唐五代以前之年譜，則由後人就史書或譜主遺著搜集考據而成，不如宋以後各譜之追真；然合冶一爐，亦足備參證，然究非宋以後年譜之比也。是為余四十年前所得之印像。

今者旅臺將及卅載，續收中外圖籍約達五萬冊。鑑於前在大陸所藏之七萬冊珍貴圖籍，以共匪竊據大陸，未及移出，以致散佚或陷於不可知之命運者，懲前毖後，特斥資自設一圖書館，命名為財團法人雲五圖書館，公諸社會閱覽，計所收中文圖書別集類往往括有年譜在內或有已單行者，連同新收近人著作及史地叢書舊刊，合計已達二百種以上。竊懷四十年前未竟之功，假我二三年，當一面續訪遺佚或新著，當不難達三百種左右；一面選擇精要及具有各方代表性者，假定仍留二百種；一面逐譜編製索引，則最後全部之總索引，殆在一二百萬之數，不僅集年譜索引之大成，亦可持以糾正史書之闕失訛誤。惟是編製索引，須將孤本之年譜先行景印，每譜至少須得若干冊，始便從事。因即決定自本年四月起每月景印十種，分輯發行，其版式不同者皆統一為卅二開本。查古籍多為二十四開或三十二開。卅二開本者，其原式大小不變，廿四開者略予縮小，字體亦明瞭可觀。至原史地叢書係卅二開本，除字體過小予以重排，餘則照原式景印。人人文庫本為四十開，字體略小，研究年譜者多為中年以上之士，因一律放大為卅二開，則字體隨版式而加大；且集全書可大小一致，間有佳作為同業出版而必須納入集成者，則當洽讓版權，想同業樂觀厥成，當不難達成協議也。是為序。

張文襄公遺柔



重編張文襄公年譜凡例

一公年譜原有無錫許同莘君舊稿成於公薨後數年間許君從公久見聞親切纂錄事實必少舛誤不佞從事蒐輯殘稿不敢沒許君之勞故名重編

一許彙原分十卷茲改分六卷原卷起訖多不以年爲斷致一年事蹟離爲兩卷不合年譜體裁蓋許君當時主編全集附輯年譜故有此失且因此致每卷之量過失均衡如後數卷不及第一卷三分之一是也茲改六卷以救其失

一公全集久已風行海內非許君輯譜時比也十卷稿與本集有複述而少聯系茲於必須參照者注明見本集某卷以便互證

一茲編成稿距許君輯譜時已二十餘年其間耳目所及佚文遺事足錄者補輯之如公致王文敏懿榮函足證書日答問非繆代撰之類是也

一公目任疆吏後所有措施動關大計雖或志有餘而力不足或事多阻而功